

那静静等待的杯碗

□ 莫景春(毛南族)

父亲的位子被母亲留了足足几十年,每每逢年过节,或是有些什么好吃的东西,母亲总是把父亲常坐的凳子拿出来,摆好碗筷杯子,倒上父亲喜欢喝的自家酿的米酒。饭菜的热气四处飘散,像是在呼唤父亲。摆上碗筷杯子后,我便感觉父亲回到了我们身边。父亲是在几十里外的乡里工作,平时家里的活儿根本顾不上,但每周末他便早早从乡里回来,赶着帮母亲弄些田里的活,也用他那不很宽阔的胸怀紧紧抱着我们,然后从他有些褪色的帆布包里掏出几块饼干,塞到我们几张嗷嗷等着的嘴巴里。

忙完了,大家又前呼后拥地跟着父亲,有说有笑地跑进厨房。厨房已经摆上了热腾腾的饭菜,母亲也在忙忙碌碌地拿碗拿筷子,父亲自然坐到了母亲身边,他前面还摆有一个带花纹的瓷杯,满满地斟了酒。父亲不是很能喝,常常是抿上两三口,脸便悄悄泛红,话儿也渐渐多了起来,便东南西北地说。那时能吃上肉的机会不多,父亲有点工资领,回家时总能给我们带上甜

滋滋的肉。吃饭时,他举着筷子,在锅里找出几块肉,一块一块地夹到我们碗里。我是最小的儿子,自然是坐在父亲身边,边吃饭边靠在父亲温暖的腿上,感觉非常幸福。于是,周末的温馨深深地烙进我的记忆,一到周末,便跑到村头那里苦苦地等着,直到把父亲的影子望出来不可。

突然有一天,父亲说他身体有点不舒服,要到医院去检查。就在一个细雨蒙蒙的早上,他打着雨伞,孤零零地。陪去的只有邻居堂哥,我们都太小了,都还在读书。母亲又要照看我们,也没有陪去。我们只是在村头,像每个周末苦苦等待他的那样子,无限留恋地看着他将行渐远的背影,眼睛潮潮的。我们觉得父亲不过两天,就会在村头的小路上出现。我们就会像小鸟一样飞奔入他的怀抱,一家人仍会那样的其乐融融。但这一次,父亲永远地走了。

于是,父亲的座位就空空地摆着,还是那只印花的碗,还有那带花纹的杯。杯和碗静静地摆着,似

乎在等待马上回来的父亲。母亲也默默地夹着菜,时不时放到旁边的碗里,像往常夹菜给父亲那样轻轻地。我们也一声不响地吃着,每个人都觉得只是父亲出差了,要很长时间才能回来,需要静静地等候。有时明明知道父亲是不会再回来了,但看到父亲那熟悉的花碗纹杯,觉得父亲就坐在身边,不很魁梧的身子,实实在在地让我们靠着。母亲说,放着碗筷杯子,看着心里踏实。

现在我们都长大了,而且都有了小孩,每次回家,大人小孩在家里跑上跑下,很是热闹,家里再不是那样冷冷清清了,年迈的母亲也快快乐乐地逗着孙儿玩,但逢年过节,母亲总是忘不了摆上父亲的花碗纹杯,倒上半杯酒,让饭菜的热气腾腾地去找父亲,也让那飘香的酒味呼唤着父亲,让他看见我们现在的幸福和对他的深深思念。

清明节又来了,母亲又在摸索摸索地找着父亲的碗筷杯子,摆上一个热气腾腾的空位,等着父亲的来到。



资料图片

是吃饭的时间了,母亲颤巍巍地把热腾腾的饭菜端上来,一一摆好,接着搬来一张磨得发亮的矮脚凳子,伸出衣袖擦来擦去,挨着自己放好;又从碗柜里拿出一只印花的碗和一双筷子,盛上香喷喷的饭菜;再摆上一只带花纹的杯子,斟了半杯。于是大功告成似的,招呼着大家过来围坐,只是那个矮脚凳子的座位谁也不让坐,似乎在等一个马上到来的亲人。

这样的情景我们已经看了几十

年了,在大家高高兴兴吃的时候,母亲精心摆好的座位就那样空空荡荡的,母亲还时不时夹上一两口菜,怕是等着的人回来晚了,锅里的菜被吃光了。一直堆得满满的,那座位还是空空的。我们都知道那座位永远等不来人,坐着的父亲已经离开我们几十年了。在家乡,乡亲们总保留着个习惯,家里的亲人去世后,原先的座位就一直留着,让家里人感觉这亲人还时时在身边一样。

书海拾贝

让侗族文艺之花越开越艳

——初读规范科学整理的《侗族琵琶歌》

□ 梁晴

侗族是一个富有音乐智慧的民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最善于唱歌的民族”。侗族的民间诗歌,浩如烟海,而侗歌中文学成就和诗律学成就最高的为琵琶歌。

在历史上,琵琶歌的传承,主要以记忆为载体。汉文化传入乡之后(多在清乾隆年间以后),才有少量歌本出现,广西境内的侗族地区,直至清末民初,才有较多歌本出现。但由于歌本均为汉字记侗音或侗意,很不规范。“和尚写字和公认”,其交流和传播的面很有限,再加上侗族村寨常发生火灾(房屋均为木楼),因此,如今传承下来的较古老的歌本(民国以前)数量极少且很难找到。1949年以来,出版侗歌集子40多本,但大多只是汉文译本,缺少侗文对照和直译,无法让读者全面、方便地品读原汁原味的琵琶歌。

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主编的《侗族琵琶歌(分上中下三册)》,精选流传于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和龙胜各族自治县,以及广西与贵州和湖南邻近地区的歌师所演唱的作品,内容丰富,涵盖琵琶歌的主要品种,是对当前琵琶歌本稀缺状况的一大填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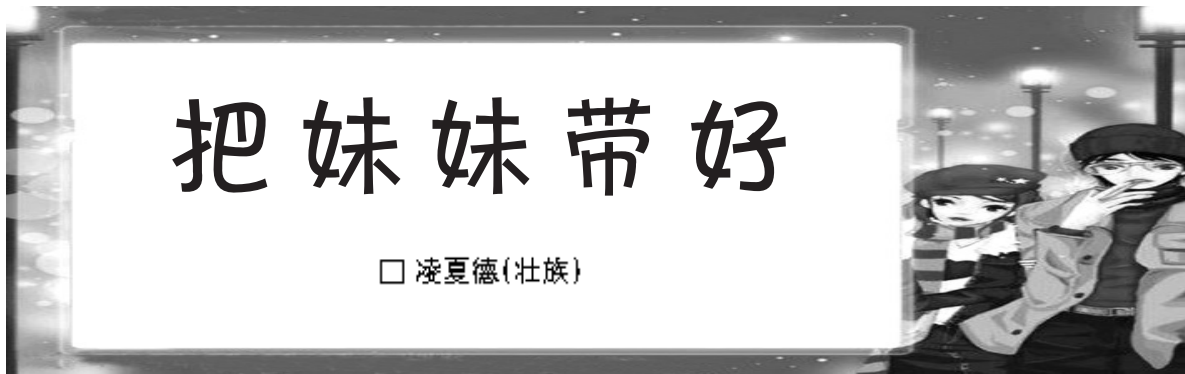
翻开该书,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每首琵琶歌都有侗文、国际音标、直译、意译“四对照”,这给读者带来了极大的便利。阅读该书,懂得侗文的侗族人民可以按侗文原汁原味地唱,懂得国际音标的学者可以领略侗语民歌音韵之美,即使不懂侗语只熟悉汉文,也可以读汉文意译,领略侗族民歌的诗意,品尝其意蕴绵长的神韵。可见,该书是西部大开发中对民族文化资源的保护性开发。

仔细品味书中的琵琶歌,可以感受到,该书在组稿、翻译、注解、诠释方面下足工夫,做到了科学性、艺术性的和谐统一。作为古籍整理本,该书忠实于侗族原文的词义,并基本做到行对行对译,强调客观准确、科学严谨。同时,汉文的意译在保持原歌的韵味和音律之余,也注意词语选择、行文修饰等艺术加工,注重其艺术性。可以说,该书在内容和形式上均能代表侗族琵琶歌较高的水平。

侗族琵琶歌是在侗族肥沃的传统艺术土壤上生长起来的艺术之花。鲜明的地域特色、浓郁的民族风格、强烈的艺术魅力、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是其传承的根基,具有感人肺腑、动人心弦、长兴不衰的生命力。对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进行规范科学的整理,通过出版传播这种手段来保护和传承它,将使这支侗族艺术之花盛开得更加绚丽多彩。

把妹妹带好

□ 凌夏德(壮族)



又是一年三月三,在这木棉吐血的季节,又是引发多少历经生死离别的壮家儿女肝肠寸断、无限追思的季节,我想起了我的母亲,想起了母亲撒手人寰前托付我“把妹妹带好”的话语。

这是三十多年前的故事,我永远记得,那年八月的一个晌午,可恶的秋老虎,用那辛辣的阳光喷洒大地,把地里的作物和路边的草儿都晒得蔫了头,了无生机。我坐在老屋后门的石槛上,喝着一碗晌午粥,准备把那新买的黄牛拉到水草比较丰茂的山涧去吃草。这时,穿着粗糙厚重黑衣的母亲汗流浹浹的从地里除草回来,一身疲惫憔悴,目光呆滞。她从后门那根石柱艰难地爬上来,颓然坐在我的脚边,随手伸向门边的水缸,用那黝黑的葫芦瓢舀了一瓢水,一咕噜仰头而尽,然后重重地喘了口气。母亲缓缓地放好水瓢,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头,幽怨地说:“以后妈妈不在时,记得把妹妹送到外婆家,把妹妹带好。”似懂非懂的我点点头,继续喝着粥。母亲扛着一把锄头,一头挂着箩筐,疲惫地走出了村口。

不知过了多久,在放牧的路上,我看见母亲坐在离山涧不远处田埂上,一脸的茫然。我觉得很奇怪,于是问:“妈妈,你怎么来这里呢?”母亲呆滞散乱的目光并没有看我,也没有回答。不谙世事的我也没当回事继续牵着牛往前走。

刚回到家,父亲神色慌张地对我说:“你妈妈不见了!”我的心“轰然”一响,犹如晴天里的霹雳。母亲“带好妹妹”的话,忧郁茫然地坐在田埂的异举,种种不祥之兆掠过我的心头。于是我把当天母亲的举动告诉了父亲。后来,父亲和他的好友在新房子后面竹丛下的稻田里发现了口吐白沫、不省人事的母亲。在亲友的帮助下,大家把母亲抬到老屋堂前的木板上。慌乱中,有人大喊:“她吃了断肠草。”于是狭窄的屋子更加乱作一团,有的用土办法灌胃,

有的用粽叶杆戳着喉咙让她呕吐,大家极尽可能地抢救着母亲。可我看见母亲时,她嘴角依然不停地冒出白沫,面无血色,奄奄一息,最终母亲还是离我而去。七十多岁的外婆闻讯后,双手撑着膝盖弯着腰气汹汹地赶来,破口大骂:“你真够歹毒啊,这么狠心地丢下我和孩子不管了。”说完,狠狠地踩在母亲的脚上踹了三脚,然后颤巍巍地离去。

床边的父亲俯下他健壮的身躯,大悲无言,欲哭无泪,俨然一座沉默的大山。

那一年,母亲42岁,父亲40岁,我11岁,最小的妹妹只有两岁。母亲啊,您那句“带好妹妹”的话竟然就是给我最后的告别。可您知道这话的分量吗?想过羸弱不堪的我能担当得起您给我的重托吗?

长大后,我逐渐理解并且原谅了母亲。母亲的轻生是源于家境的贫穷和生活的重压,让她终日郁郁寡欢,精神极度脆弱而走向了极端。母亲共生有三男两女五个孩子,我排行第三,下有两个妹妹。一家七口就这么蜗居在狭窄黑暗的老屋里。母亲生下最小的妹妹时,全家生活十分困窘。每次看着我们这帮一窝猪仔般抢食的情形,母亲常常别过脸去悄悄落泪。二哥说,母亲夜里纺纱,总是哀怨不断,总怕养活不了我们,怕我们长大后没有能力建那么多的房子,怕娶不上媳妇,被人家看不起。于是,母亲选择了逃避,遁入尘世,一走了之。

其实,母亲是深爱着我们的。当年生产队工分发的口粮不够吃,母亲经常从山上拾捡木薯,磨成粉后做糍耙让我们吃。饥荒年代,苦涩难咽的木薯,在我的记忆中却是香喷喷的美食。每年春节,母亲用自己常年纺织的黑土布给我们添置新衣物,还亲手纳布鞋给我们穿,不让别人家的孩子看不起。

然而,母亲的离世给了我极大的打击,也让我开始用充满着坚毅、隐忍、勤勉的字眼书写着漫漫的辛酸血泪史。

母亲去世后,父亲只能把本该属于

两个人的重担并作一担扛在肩上,担子的一端是沉重的犁和耙子,另一端则是我们未来的希望。为了利于我们的成长,父亲拒绝了多次的媒妁之言,不再续娶。一个人日出而作,披星戴月而归,默默地养育着我们。

不久,大哥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离家闯荡,二哥也还在乡里读书。在家的我,始终牢记母亲的遗嘱,每天上学前,背上小妹妹,牵着手,送她们到外婆家。中午放学后,我又把她们带回来,煮饭喂饱,打理家务,日复一日。刚开始时,小妹妹经常哭着找妈妈,我只能背着她,拍拍她的屁股,强忍着泪水哄说妈妈劳动还没有回来。

为了生计,有时我还和同村那个眼睛不太好使的大哥挑着鸡血藤或者生姜等特产到外县的邻村供销社去卖,以换取一些生活用品。都说命苦的孩子早当家,在我的整个少年时代,拔苗插秧,砍柴捡菜,犁田犁地,养鸭牧马,无所不做。坎坷的命运,练就了我风一样的办事风格和高效统筹的办事能力。

父亲是个有文化的人,他床边的桌子上,经常摆放着成语词典和《故事琼林》等书。他激励我们勤奋读书,鼓励我们面对绝境时要看到希望。每天晚上,在摇曳的如豆大的煤油灯下,他时常给我讲“凿壁借光”的故事,教给我“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励志诗句。

后来,我和二哥都参加了工作。我按照母亲的重托,和哥哥、大妹一道继续供养小妹妹读了初中、高中、大学,直到参加工作。我今生今世最对不起的是大妹子,身材高大、明理干练的她,为了我们都能够多读书,只读到小学就放弃了念书的机会,支持我和二哥在外读书。值得欣慰的是,勤劳聪慧的她如今过得还不错,早在省城成了家。

放心吧妈妈!我已完成了您交给我的任务!三月三的时候,我会如期带上妹妹和儿孙们轻轻叩响您那扇青色的小门。